

袖珍典藏本

若冰散文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曹平明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若冰散文/李若冰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1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ISBN 7-5080-1709-9

I. 李…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985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87×960 1/32 开本 6.25 印张 86 千字 插页 2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8.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一	爱的渴望
三	野外之恋
七	致尔斯库勒湖
十九	寄自依吞布拉克山
二十九	察尔汗盐湖的报告
四十六	昆仑飞瀑
五十六	阳关梦
六十五	逛银河
七〇	面向塔里木
八〇	库尔勒印象
八十九	燃烧的年华
一〇一	龟兹乐舞之乡

一一〇	荒漠中的翡翠
一二〇	莽莽的塔里木河
一二八	塔克拉玛干之谜
一五三	生命之泉
一五六	紧贴你的胸膛
一六〇	温馨的摇篮
一六九	春雨霏霏
一七三	石鲁魂魄
一七七	神游桥山
一八三	第一次见到母亲
一九三	后 记

爱的渴望

柴达木，我久久地向往你！

我仿佛始终在不停地跋涉，一次又一次地，怀着炽烈的爱的渴望，投向你神奇的怀抱。

荒古的大漠，寂寥的戈壁，沉睡的处女地，你是这般严酷、冷峻，几乎无人问津，而却为什么紧紧地牵动着我的情怀！

昆仑的狂风，格尔木的冰花，尕斯库勒湖上的星月，你是这般粗犷，富丽，像一幅幅动情的画面，而又怎能不令人倾倒！

我寻思，犹如幻梦。啊，干涸的荒原，燃烧的生命。

三十多个春夏秋冬，一万多个白日黯夜，

那勘探者的足迹，像一簇簇篝火烧亮了大戈壁。

那创业者的血汗，和地下油海一起喷薄；
那开拓者的业迹，在大沙漠留下了金色的回忆。

于是，柴达木，你赐于大西北一顶辉煌的
宝石花冠，以斑驳鲜艳的光彩，挺身于中华大
地！

我捧出这颗心，欢呼你的苏醒，祝贺你的
崛起，渴望你的未来！

柴达木，我深深地爱着你！

一九八四年四月草书

野 外 之 恋

我大约生下来就适合于野外生活。

我想起自己从孩提起步，就远离生养我的故乡，告别父老兄弟们，爬上了苍凉博大的黄土高原。后来，等我长大了一点，开始喜欢上了文学并企图写点什么的时候，想给自己起个笔名儿。叫什么好呢？我眼前一下子闪现出骆驼的形影，从它身上起个名儿不好么！

记得，那还是我十来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延安南门外，蓦然发现一支骆驼队，它们昂着高高的头颅，驮着很重很重的东西，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我跑到骆驼跟前去比个儿，小脑袋才搭到它的脖颈下面。我惊异地追随骆驼队的脚步，踏入南门，穿过大街，跨出北门，再眼巴巴望着它们绕着延河走去，直到看不见踪

影。它们到哪里去了？一定到大沙漠里去了吧！

骆驼队远去了，可那叮当叮当的铃声，还在我的耳边鸣响，以至时常响在我的梦中。这就是我曾用名沙驼铃的来由。

我并不迷信，可也有点稀奇，自从起了这个名号，我此后的生涯就与沙漠和骆驼结了缘，而且越粘越紧，终于难分难解了。我为什么喜欢像骆驼那样跑野外，连自己也说不清，反正自觉还是不自觉地老往大沙漠里跑了。

姑且不说战争年代，跟随部队在沙漠里苦斗，只说和石油工人交上朋友之后，我跑野外的机会就更多了。我追赶野外地质勘探者的足迹，已经跑了不少地方，偏远的陕北山沟，寂寥的河西走廊，人迹罕至的柴达木，那曾经是荒芜的松辽盆地，那曾经不为人所知的古潜山油田，以及正在开发的大港油区和渤海湾。

我终于明白，我那么向往野外生活，不只是可以领略祖国河山绮丽多姿的风采，而主要是倾慕那些野外勘探者的作为。他们常年在野外活动，跑的不是大草原、大戈壁，就是大沙漠、大海洋，都是一些缺少人间烟火的地方。

但是，正是这些人迹罕至，被世界遗忘冷落的地方，才能寻找到人类所需的热源和许许多多济世之宝啊！

我钟情于野外勘探者，他们的生活单调、寂寞，当然是很苦的，如果没有那种吃苦的耐力、顽强的意志和强烈的使命感，在沙漠里连一天也待不住，在戈壁里过一夜也受不了。然而，勘探者内心世界却是无比丰富的，他们在野外生活，尝受到无穷的乐趣，体会到人生极为可贵的价值。许多野外勘探者，包括地质、钻井、地球物理各类学者和工人们，他们从一二十岁到五六十岁，甚至一辈子泡在野外，仍然矢志不移，老了也愿意埋葬在野外。

我体味到，野外勘探者最富有感情，而且生命力最旺盛，因为他们吃过人间难以吃到的苦。我认为，野外勘探者具有人类最美的素质，民族最优秀的品格，他们才是我所敬重的，所爱所恋的。我曾经用自己笨拙的笔写过他们，今后还要继续写下去。

我渴望学习骆驼，一如继往地追随野外勘探者的足迹，一步一个脚窝，在大沙漠里，在大戈壁上，奋力跋涉。

其实，我命里注定是跑野外的，而且早就跑野了。这些年跑得少了，心里就觉得窝得慌，不舒服。

即或我想跑而不得跑的时候，那颗心也是在野外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长安雍村

致尕斯库勒湖

啊，尕斯库勒湖，你多么使人神往！

多少年月，多少春秋，我日日想啊夜夜盼，何时才能再回到你的身边？尕斯库勒湖，有时仿佛凌空开放的雪莲花，有时犹如拍浪而起的鲲鹏。而更多的时候，却好像引颈远飞的天鹅，悠然在太空穿云过雾，发出声声呼唤。噢，我正是听到了呼唤声，才匆匆地赶回来。

我一路走来一路想，想起第一次看见你那难以忘怀的情景。五十年代初，我们野外地质勘探者从敦煌起程，毅然开始了向柴达木史无前例的大进军。沙海的风暴，戈壁的跋涉，多么干涸寂寥，多么神秘莫测。前面来到昆仑山下，还是没有一点人间烟火，依然是一片茫茫沉沦的世界。什么时候才能走到这大漠的尽

头？

也就在这时，你啊，尕斯库勒湖，蓦然像一条奇幻夺目的光带，在我们眼前闪亮了。透过一层迷蒙的薄雾，你恰像披一身圣洁羽翼的天鹅，在芦苇丛中亭亭玉立，给勘探者以无限的欢乐和慰藉。于是，人们在你身边搭起一簇簇帐篷，垒起一座座炉灶，扎下了激战的营盘。于是，人们从你这儿远足狂奔，来往穿梭，追索着黑色金子的宝藏。于是，大戈壁开始苏醒了，英雄岭在招手，油矿山在飘香，狮子沟在怒吼，油泉子在欢呼！噢，在无垠的荒漠底下竟潜伏着这么多金白银库呢！也是在尕斯库勒湖滨，我们野外勘探者向亲爱的祖国和人民，第一次发出了柴达木报春的信号！

尕斯库勒湖，你是一个快乐湖，是柴达木报春的天鹅湖！

啊，尕斯库勒湖，你现在是个什么模样，快些回答我吧！我从戈壁新城噶尔穆到大柴旦，从冷湖油矿又沿着阿尔金山驰行，心啊简直要飞起来了。当我们的车子驰过牛鼻子梁、大风山到茫崖，绕过那一条条褐红色瀑布似的山峦的时候，尕斯库勒湖已在不知不觉中挺立

在我们身边了。

这是一个令人沉醉的黄昏。远远望去，尔斯库勒湖像是只小不点的白鸟。转瞬之间，她竟施展雪亮的大翅，发出唿唿的喧响，在昆仑山下遨游。你啊尔斯库勒湖，为什么变得这般矫健强劲，这般欢畅快活？在你掀起的金涛光波中，这儿高山湖滨矗立着多少钻塔，起动着多少抽油机，竖起了多少厂房烟囱，聚集着多少熙熙攘攘的人群。我看见，在笼罩着金色烟雾的大路上，奔走着我们地质工、钻探工和地震队员们，奔走着我们采油工、炼油工和英雄车队的司机们。这儿变了，变得一点也认不得了。这儿从天上到地下，旋荡着一曲野外勘探者和大戈壁血脉相融的交响乐。这儿不已崛起了一座新的动人魂魄的黑金都市么！

在纵横交错的湖滨大道上，我碰巧和一位早年的老测量队员遇面了。

我俩突然相会，都有些发愣，只是手抓着手，半天说不出话来。老马师傅的确老多了，昆仑风霜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他的额头，有像刀刻似的纹道，脸面黝黑发亮。神情雄健豪爽，只是身子骨有些佝偻了。他是进军

柴达木的先行者，曾被伙伴们称为飞毛脚。就是他和许多野外测量战友们一起，用两条腿把子一步一步地丈量过了整个盆地。这儿的一沙一石，一草一湖，他不仅了如指掌，而且亲同骨肉。但是，今天他却要退休，离开这儿了。

我见他伸出颤悠悠的手臂，抹去噙在眼里的泪花，嘿嘿笑了一声说：“你啊真走运，我啊真高兴！给你说实话，尕斯湖打出油啦，喷得黑天雾地的！我虽说不知地层下面的底细，可你瞅那边——”那边离湖畔不远，通往几口喷油井的沙滩上，从地壳喷出的黑金，到处撒落着，发出墨绿的光泽。“你再瞅这边——”这边油砂山和花土沟里，挺立着许多擎天的井架，钻机正在湖滨钻进，发出撼天震地的吼声。“你再朝远处瞅吧，仔细地瞅吧！可我老了，我……”

老马师傅说着哽咽起来，两行热泪淌进了他大张着的嘴里。我怎么安慰他好呢？我紧紧挽起他的胳膊，沿湖畔往回走去。我晓得，他舍不得离开这儿，只是趁着这纷飞的昆仑晚霞，最后把尕斯湖多看上几眼。他说的几句掏心的话，深深地激动了自己，也强烈地激动了

我。这位老石油工人，他把自己一生中最珍贵的时光，最美妙的梦想，都无偿地留在这儿了。

我还遇到不少地质、钻井、采油和地球物理学家们，他们最初踏入柴达木的时候，还是风华正茂的黄金年岁，现在都已进入中年，有的已两鬓见白了。但是，他们爱着柴达木，恋着柴达木，像老马师傅一样，仍然舍不得离开柴达木。如果没有亲眼看见自己勘探的柴达木，向祖国和人民捧出黑金来，离开了也要掉泪的啊！

和我并肩漫步的地质学家顾树松同志，也是这样一个人。

他除了脑门有点脱顶，脸庞更加黧黑以外，几乎和二十年前一个模样，一点也没有走形。他仍然咧着宽厚的嘴唇，总是那么乐呵呵的劲头，玳瑁镜里一对大眼睛，闪烁着聪慧、机敏而又火炽的光芒。他也是进军柴达木的先行者，是十个地质细测队中最年轻的一个队长。而谁竟能料到，或许因为他在自己分管的地质工作上过于固执坦率，或许由于年轻热情而过于注重业务等缘故，正当他日日夜夜，乐

于奔命，为开发柴达木黑金正在施展着才华的时候，却被补选成了一个“右派”分子。

顾树松已经从少壮进入中年了。他竟然身负沉冤二十载仍不气馁，仍是这样乐观、豁达而又热情洋溢，真是难能可贵。支撑着他的精神支柱是什么？他和我谈过的往事很少，说自己是在新中国长大的。他认为，历史终归会证明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他深感受冤最苦的是党、国家和人民。他和我滔滔不绝谈论的是柴达木勘探的历史沿革，尤其是尕斯库勒湖探区的变迁史，他的谈吐异常激动，兴致浓极了。他用不着去翻本本，就可以毫不含糊地把尕斯湖探区地质老底摆出来，包括许多既复杂又繁琐的数据在内，而且说得飞快飞快，像小河潺潺流水似的。我有些诧异了。难道他那大而凸出的头颅里装有一部活的电脑么！噢，原来，即使在他承受着屈辱的年月里，他那脑袋里的地质细胞也没有被窒息，而是更其活跃了。

他心底里回荡着对祖国石油事业关切的波涛，对柴达木倾注着满腔的爱的感情。也许人们深知他这一点，熟知他对地质科学勇于探求

的精神，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他的“右派”问题还未正式作出结论之前，就信任地派他到柴达木西部担负石油研究队工作了。他像一只饥渴的海燕，摆脱身上一切羁绊，又飞向尔斯库勒湖了，噢，他是这样深深地爱着尔斯库勒湖，他和她的交情已是年深日久了。

啊，尔斯库勒湖，你到底有什么奥秘，有什么魅力，竟是这般牵动着野外勘探者的衷肠？

我从顾树松、各类专家和局长们，以及许多工人师傅那里，对这儿的根底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心也和柴达木贴得更紧了。虽然在远古时代，这儿经过几番地壳运动，把一片绮丽的绿洲，颠覆成一副干涸的模样，但是大漠底下却不住地喧闹着，终于酿就了一条灿烂的黑金的河流。其实，在五十年代末的进军中，野外勘探者通过地球物理测查，早已发现尔斯湖滨埋藏着较大的储油构造，并预见到要向地球深处挺进了。无奈没有具备相应的条件，竟而一拖二三十年。直至平息了“林江”之乱，经过地质家们的精心设计，一举在尔斯湖滨打了两